

王玉彬 王苏红 著

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十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获奖作品

惊

蛰

J I N G Z H E

■
一部惊世骇俗的
当代军事长篇小说力作
已改编成22集电视剧

《长空铸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惊

蛰

王玉彬 王苏红 著

一部惊世骇俗的
当代军事长篇小说力作

已改编成22集电视剧

《长空铸剑》

本书荣获 ——

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十二届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蛰 / 王玉彬, 王苏红著. —北京 : 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033-2557-1

I. ①惊…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2062号

书 名: 惊 蛰

著 者: 王玉彬 王苏红

责任编辑: 侯健飞

封面设计: 符晓笛

封面制作: 闫嘉琪

责任校对: 吕梁山

封面摄影: 贾道春

(由空军政治部提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486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15年3月第3版

印 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557-1

定 价: 41.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王玉彬（左） 王苏红（右）

JINGZHE

《惊蛰》

●王玉彬、王苏红夫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供职于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著有长篇小说《天吻》、《跟踪父亲的秘密》、《风云汉武》；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大空战》、《空战在朝鲜》、《大势中原》、《满江红》、《邓小平兵法》、《中山魂》、《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电影剧本《大转折》、电影剧本《长空铸剑》（根据《惊蛰》改编）以及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影视作品数百万字。数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并有百万字作品在海外出版发行。

春天来了

侯健飞

像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一样,作家和编辑也是一种互助互生的关系。对一个年轻的编辑来说,如果遇到一部好小说,而且这部书的作者恰好是宽厚仁慈又乐于助人的作家,这就是运气。詹姆斯·乔伊斯说:“‘运气’,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好似一个蹒跚而行的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弯腰一看,那正是我所需要的。”《惊蛰》正好验证了乔伊斯的话。2001年,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编辑部主任张俊南把《惊蛰》手稿交给我时,只说了一句话:“认认真真编好这本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张主任“盯”了几年的作品,为了提高我的编辑眼光,张主任把这部分量很重的小说给了我。很显然,我的“运气”是前辈的有意培养而非“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庆幸的是,此书出版后,在军内外,特别是空军飞行部队引起强烈的反响,此著随后荣获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十几年前,还没有提出明确的中国梦、强军目标和一切为实战,为打赢,而《惊蛰》恰如其寓意一样,很有预见性地把现实题材要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矛盾的春风带进了军事文学创作领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产生过多部反映当代军事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受诸多保守观念的影响,作家在文学意旨、结构故事和塑造人物性格方面,难免躲躲闪闪、欲说还休。《惊蛰》不同,它直接掀开了新型战机部队的人机结合的神秘面纱。要知道,世纪交替前后,某新型战机的密级还很高,这一敏感题材的选择,正说明一个有责任意识的作家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嗅觉——“王伟撞

1

机事件”后,朝野上下一片悲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再不改革更新,中国空军的飞行训练再不贴近实战,中国就到了家国不保、民族危亡的地步了!作为军旅作家,英雄飞行员王伟的牺牲,深深刺痛了作家的心。王伟牺牲前某日,夫妇俩着军装从南京到北京采访,一出火车站,就有一位卖报老人拦住了他们:“空军同志,送你一份报吧,咱们中国又叫人给欺负了,你们空军得给咱们争口气呀!”原来,就在他们坐火车没看到电视的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让全中国人民都为之愤怒的新闻。非法进入我国领空的美军电子侦察机撞毁了我军飞行员王伟的飞机。从那一天,王玉彬、王苏红就萌发深入飞行一线部队生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现实空军训练强军的生活。两年与飞行部队同吃同住,两年多的潜心创作,长篇小说《惊蛰》手稿终于送到了出版社……

2 在《惊蛰》中,某航空兵师长萧广隶、政委季浩苏等一批指战员义无反顾地站在实战训练第一线。在“调看飞参”、“超低空飞行”、“小航线着陆”、“跨海飞行作战”等一系列令人窒息的“作战”行动中,让新一代中国空军在每分每秒中感受着战争脚步的走近和随时与死神邂逅的压迫。而“提着头盔和妻子的心上天”的飞行日记,又准确透露出军人内心深处的铁骨柔情。“军队只有战争时期和战争准备时期,绝对没有什么和平时期!”师长萧广隶的话像一声春雷,不仅震动了整个空军,也惊醒了一大批还在“安睡”的军旅作家。在写作是为生存还是为了责任的拷问中,王玉彬、王苏红身上虽然浓缩着老一代有责任感、有血性的中国军人的影子,但在通过小说人物展示军队改革艰难历程的同时,作家却没有忘记战争文学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理想和舍生忘死的军人气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重要的现实题材军事小说,却没有引起文学评论家的足够重视。十多年来,《惊蛰》像一粒金子,落入沙海之中。尽管此著荣获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十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但作为责任编辑,我为此书没有让更广泛的读者读到而深深自责。

几年前,有一个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我是学生,《惊蛰》打破了我一向不看军事小说的原则。”2013年刚刚故去的老作家梅娘先生在2004年接受《新京报》记者访问时突然谈到《惊蛰》,说它“惊世骇俗,尤其是文字,很美,里面四个字的叠句非常多,非常纯粹。《惊蛰》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它宣扬理想,里面的人物都非常

敬业,愿意为理想而奋斗,即使飞机在快要失事的生死边缘也始终坚持理想,这就很深刻。理想主义的书总是鼓舞人,给人希望……这本书对现实社会有很好的启示,彰显了理想的魅力,这很不容易。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理想,不能鼓舞人,还有什么呢?比如张爱玲,她的文章里没有理想,没有一点鼓舞人的东西,你看了她塑造的人后,对这个人,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觉得没有希望。《惊蛰》虽然有理想的成分,但并不觉得脱离现实。”到了2008年秋天某日,我发现梅娘先生又在读《惊蛰》,就打趣她说:“要不要也写一部军事小说?”梅娘摇摇头说:“我哪儿写得了!现实题材不好写,军事小说更难写。我不过觉得这部小说中有我追求的人生理想,古训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好小说,好小说是百看不厌的,好小说也是不过时的,十年二十年不过时,一百年两百年也不过时,你说,《战争与和平》现在过时了吗?你呀,亏你当了这么多年编辑,还不懂这个……”我笑了,心想,能得到世纪仅存的文学前辈如此喜爱,王玉彬、王苏红这对伉俪作家一定备受鼓舞。

2015年3月6日于北京三镜斋

目 录

春天来了/ 侯健飞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25

第 三 章 / 43

第 四 章 / 73

第 五 章 / 116

第 六 章 / 159

第 七 章 / 190

第 八 章 / 222

第 九 章 / 247

第 十 章 / 272

第十一章 / 296

第十二章 / 327

第十三章 / 357

第十四章 / 382

第一章

—

春节过后,空军望海基地已经地上开花树上结果,蚂蚁搬家蛇蛰出洞,到处呈现着一种迫不及待的早熟。

入夜后气温仍不见凉爽,也不是那种干干脆脆的热,潮热粘湿,直粘到人的心里。一〇七师新任师政委季浩苏抹了一把额头上的细汗,骂了一声“妈的!”走进卫生间冲冷水澡。其实,亚热带气候季浩苏应该是不陌生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〇七师的飞行员,他童年的一半和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里“摸爬滚打”。他的乳名叫“军号”,这个名字那时在机场的孩子们心里跟军号一样响亮,大人们通常不叫他的乳名,而是“那个小土匪”。

季浩苏刚打上肥皂,电话铃响了。他恼火地抓起浴巾,把黏糊糊的裸体一裹就往外冲。刚抬脚,发现浴缸边上就有一个壁挂式电话。

给他安排的这个临时住处是师里的“一招”,宾馆级的,专门接待上级机关领导的小楼。

一〇七师的前任师长梁云翰曾粗略统计过,每年一〇七师有上万人次的接待任务,除了军部、空军乃至总部的首长,以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装备部各级工作组,还有军内外大大小小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一〇七师是个英雄部队,抗美援朝有战功,国土防空有战绩,90年代初又被军委定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何为应急机动?乃首屈一指的空中“撒手锏”也。为此,两年前国家花费巨资从国外购置的、可与美国“F-16”媲美的“蓝鲨”战斗机又装备给了一〇七师。随着“蓝鲨”那凶悍、睿智、傲慢、不可一世的图片在军内军外各种报刊上亮相,一〇七师像新开发的老风景区,举国叫好,声誉鹊起。眼下师里三个招待所全部爆满,晚来一步的某报社两个女记者无奈被安排在

临时来队家属宿舍。

这次他们是冲着一〇七师的新亮点来的。

后天,也就是1999年2月20日,一〇七师在年年完成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已经创造了10年飞行安全的记录。用通俗一点的话说,也就是连续10年没有摔飞机。

凡是对飞机,尤其是超音速战斗机这玩艺儿有点儿了解的人都会明白,10年不摔飞机是个什么意义。美国空军1997年,截止到10月份已经摔了61架。看看他们黑色的9月吧;9月13日,一架载有9名机组人员的美军C-141运输机在飞往南大西洋的阿森松岛时与一架德国军用运输机相撞,机毁人亡;9月14日,一架价值4300万美元的美国空军F-117隐形战斗机在航空博览会上做飞行表演时坠落在居民区;9月15日,一架F/A-18D大黄蜂战斗机在海上训练时坠毁;9月16日,两架F-16C/D战斗机进行夜间训练时相撞……战斗机飞行比在高空悬崖走钢丝的危险系数还大,因为构成事故的因素太多,驾驶技术、飞机品质、瞬息万变的天气、繁博精细的地面保障……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很多。一颗松动的螺丝可能导致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坠毁,一粒沙尘能引起发动机故障空中起火,一只飞鸟的碰撞会使飞机凌空爆炸。10年安全,叹为观止!

一个星期前的那个午后,季浩苏大校打着立正站在军区空军康良宇司令员面前,得知他被任命为一〇七师师政委,并被要求在24小时内到任。当时他的头一下子大了,眼睛仿佛猝然被电光灼伤,黑视了四五秒钟。康良宇司令员直视着他,等他表态。他也直视着康司令员,半天没开口。

谁都知道一〇七师是个出干部的地方,建师50年,单是将军就出了58个。康良宇司令员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这么说,当了一〇七师的师长、政委,半个屁股已经坐在了将军的椅子上。如今,十年安全师的璀璨皇冠又即将戴在一〇七师的头上,这个老牌英雄师又被推向新的高度,正可谓如日中天。这个时候接手这样一个师,意味着大半个屁股已经坐在了将军的椅子上。然而,季浩苏也明白,那小半个同时也就坐在了锋利的钉板上。如此的标高,再向上拔一厘米也是困难的,倘若一〇七师栽了,栽在他手上,他就下地狱去吧,千古罪人,用不着等别人宣判……

季浩苏来不及擦满是肥皂泡沫的手,一把抓起话筒。

“我是季浩苏。”

“很冒昧,季政委。我想请你回答三个问题。”

季浩苏愣了一下。

“你是谁?”

“不要问我是谁,这不重要。”

匿名电话。季浩苏明白了。他稳了稳神,干咳了一声,下意识地,听起来却

有很大的装饰性。他对这声咳嗽很不满意,皱皱眉头,又极响亮地咳嗽了一声,说道:

“讲!”

“政委同志,你来得很是时候。一〇七师的桃子熟了,树是别人栽的,不知道你吃着滋味儿如何?”

“我正在品尝。”

“很好。希望你能品出不一般的滋味。”

“会的。一般说来,我的味觉神经还不错。”

“据说你父亲就是一〇七师的飞行员,1968年双机特技训练时和你岳父的飞机相撞,两人都牺牲了。这事一定对你刺激很大,所以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看待飞行事故?”

“首先声明,事故发生时,我的岳父还没有成其为岳父,因为那时我才11岁,刚上小学四年级。其次再纠正你两个错误,我父亲和我后来的岳父是在1969年飞云中密集编队时牺牲的,时间和飞行课目你都没搞对。这件事当然对我刺激很大,特别是对一个11岁的孩子。坦白地说,我连续做了一年多的噩梦。你这个问题大概是想告诉我一〇七师的10年安全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有人为此付出了很多。我知道了,谢谢你的提醒。至于我如何看待飞行事故,可以告诉你:飞行事故不是一个美丽的存在,但它是飞行事业的一部分。说你的第三个问题吧。”

“好像部队的晋升大多是有背景的,就是军事题材的小说、电视剧,里面的一号人物也多是司令的女婿,军长的儿子。我想听的是,你怎么看待这种‘近亲繁殖’?”

季浩苏笑了一声,很短促,听上去更像是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

“‘近亲繁殖’的结果当然是物种退化。或许我和萧师长在你看来都有些背景,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和萧师长既不是军长的儿子,也不是司令员的女婿。至于—一〇七师这棵大树会不会退化、萎缩、变种,你如果是一〇七师的一员,会有机会看到的。”

话筒里发出“嘟嘟”的忙音,对方挂机了。

季浩苏感到眼睛蜇得酸痒涩疼,这才发现头上的肥皂水四下流淌滴答,糊了一脸。

“一招”小楼外的槟榔树下,一个瘦高个子抽着烟,围着小楼转来转去,远远看过去,像一株会移动的槟榔树。

抽到第四支烟,瘦高个子看到一个人顺着花径朝小楼走来,他仔细看了看,正是他等的人——新任师长萧广隶。瘦高个子赶紧掐了烟,迎了过去。

“萧师长!”瘦高个子“啪”地一个军礼,“我是基地营房股股长马成喜。”

“马股长，有事吗？”

“没事，没事，我给师长送床电热毯。”马成喜跟在萧广隶后面走进了小楼，进了房间，“望海这地方很潮湿，不像咱们江苏。”

萧广隶脱下军装，换上一件白色夹克。

“萧师长，依是江苏人，对哇？我佢没有搞错吧？”马成喜蹩脚的普通话迅速改为纯粹的家乡话，急急地问了一句。

又是一个认乡亲的。这是第三批了，前两次是成群结伙，这又来个单绷儿的。

萧广隶脸上看不出个什么表情，专心致志地扣夹克上的纽扣。

马成喜已经打听到新师长是个话少的人，等等不见回答，便自说自话动手铺电热毯。

萧广隶回头看了一眼。

“马股长，谢谢你，我不习惯用这种东西。”

“依习惯用啥个东西还是需要啥，尽管吩咐我，我笃定按照依个吩咐办。电热毯在望海是少不了的，咯个地方潮气大，不像佢家乡。萧师长，听依个口音，像是苏州人，对哇？我是江苏硕放的，硕放依不会不晓得吧？就在苏州边上。哎呀，一听依个口音，我就像回到家乡一样的……”马成喜说着，手上的活动继续着。

“电热毯放下吧。”萧广隶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现在要到望海镇去。”

二

望海镇其实望不见海，最近的海滩离镇子也有 30 公里。

空军望海基地也不在望海镇上。从基地到镇上走路一个半小时，骑自行车 40 分钟，坐汽车 15 分钟。这是个尴尬的距离。汽车两个小时一班，等半天也就是坐 15 分钟，有些划不来。骑自行车太累，气温一年四季又是这么高，40 分钟下来一身臭汗。地上走那就更不可取了。如此一来“喷气跳蚤”就显得十分可爱，三个轮子，拖着一个可容两人的后座，模样很像跳蚤。这是望海镇上那些精明汉子的发明，他们个个精瘦矮小，行动敏捷，驾驶着“嘭嘭嘭”的三轮摩托像跳蚤一样 24 小时绕着基地的大门转悠。基地那些享受不到派车待遇的官兵、家属自然也就选择了“喷气跳蚤”为代步工具。就是那些飞“蓝鲨”的飞行员时不时也会偷偷（因为不安全，师里规定不许他们乘坐“跳蚤”）坐进“小跳蚤”的后座里，“嘭嘭嘭”地往镇上遛遛小街，下下小馆儿。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一个上海人困他深山老林十年看看，保管见了一个村头小店跟进上海徐家汇的超级大商场一样兴奋。

望海基地的男女官兵家属们就是这感觉,尽管嘴上骂着望海镇“这又穷又土的鬼地方!”光顾它的频率还是挺高。当然,也有无奈在里面。这个县政府所在地的镇子不仅供给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必需品,镇上的火车站和汽车站还是他们通向外部世界的桥梁。

萧广隶来到望海镇火车站的小广场上,看了一下手表,8点26分57秒。

“这就是你们说的‘香港一条街’?”萧广隶面对着灯火辉煌的一条长街问司机小万。

“对。”小万点着头。他不明白新师长这个时候来镇上干什么,还换了便装。看师长站着不动,小万终于还是没忍住,犹犹豫豫地问了句:“师长,您……要买什么?”

萧广隶好像没听见,抬脚向街里走去。

小万赶紧跟了过去,走在师长后面。这个新来的师长不爱说话,脸上也没有个表情供人参考,小万心里毛毛的,像车轮子打滑一样没有根底。

“不用陪,我自己走走。”

师长声音不大,也不回头。小万站住了,站了一会儿,回到车里。

从车窗望着新师长渐渐远去的背影,小万有些想念老师长梁云翰。老师长像北方的家乡,冷暖寒暑四季分明,不高兴了也训人,也骂人,骂过训过一阵西北风就刮过去了,留在你心底的是春天那充满希望的青草味儿。他让你敬重,让你惧怕,又让你情不自禁地想亲近,像个父亲。小万还没有挨过新师长的训,也没听他骂过人,他像望海这地方的气候,不暑不寒,四季恒温,让人的皮肤既没有收缩的刺激,也没有膨胀的兴奋,感觉既恍惚又惊悚,既敏锐又迟钝。仿佛在一条没有声音和路牌的道路上开车,也不被告之目的地,就这么开,让你忐忑不安,疲惫不堪,麻木滞怠又警觉万分……

萧广隶在香港一条街上不紧不慢地走着。

空气里湿气很大,风刮得黏黏糊糊,迟迟疑疑,磕磕绊绊。

夜霾里那些高高矮矮拥抱在一起的各色店铺,透透迤迤,见头不见尾,有些阵势。只是缺少布局,凸凹无致,粗糙简陋,杂乱无序,透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急躁慌张。悬于店铺之上的霓虹灯红绿一片,努力在摹仿大都市的做派。毕竟不是拉几条电线,架几根灯管就奏效的事,就像村妇披上晚礼服,没显雍容反见粗俗。间或一角飞檐吊着一串红灯笼从铺面后面探出古老的身躯,显示着这个镇子历史的悠久,只是一身沧桑被那串红灯笼映得身份暧昧,让人对它现在所操职能做多种猜测。可以想象,白天这条街一定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此刻有精神的只剩下和吃喝有关的酒肆饭馆,还有灯光昏暗的歌厅、发廊、洗脚房。

萧广隶在一间挂着“小厨娘”匾牌的饭馆前站下了。从玻璃窗望去,生意不错,靠窗的桌子坐着三个年轻人,说着,吃着,比画着。

“老板发财，里厢请！”胖胖的老板娘皮球一样从里面飞滚而出，满脸是笑，“老板噢，溜炒咯涮咯炸咯清蒸咯，麻咯辣咯甜咯酸咯五香咯，天上飞咯地上爬咯海里游咯山里钻咯，唔里厢由老板点老板报，只有老板报不出来咯，没有小厨娘做不出来咯！请吧老板啵。”

萧广隶走了进去。

径直走向那三个年轻人。

三个年轻人看清楚来人，一下子哑了。倏地站起，打了个立正：“师长！……”

萧广隶没看错，他们是三二一团的飞行员。其中年纪稍长，一身精肉，两眼冒精气的是团长贺鹏。

部队有明确规定，非节假日不许擅自离营，更不允许在外面下馆子喝酒。特别是飞行员，他们的饮食起居要求严格，作为纪律，绝对禁止在营区以外，尤其是这种不干不净、卫生没有保证的小馆子就餐。

“……师长，我们，我们自己为自己搞个小小的庆祝活动。”其中一个叫贾勇的胖子脸色惶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师长，”另一个大个头王五一挑起眉毛，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你刚来不知道，我们三二一团是后娘养的，安全十周年好像都是他们三二三团的功劳！我们……”

“住口！”贺鹏打断王五一，把酒杯往萧广隶面前一放：“师长，第一个十年安全已成定局，来，为一〇七师的第二个十年干杯！”

萧广隶没有端酒杯，看了贺鹏一眼：“这杯酒还是换个地方再喝吧。”说罢转身走了出去。

胖子贾勇望着萧广隶的背影舒了口气：“妈呀，吓我一跳，还以为他会批个屁滚尿流呢！”

大个头王五一气哼哼地说：“倒霉！想喝个撒气酒吧，还撞上个大门神！他哪怕骂上两声呢，那也算说了句痛快话，这算什么？窝囊！”

胖子贾勇咧着嘴：“我们现在是文师长，武政委，文武颠倒。”

“啰嗦什么！”贺鹏“啪”地一放酒杯，喊道，“结账！”

胖子贾勇一愣：“不吃了？”

贺鹏起身往外走。

胖子贾勇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又弯下腰夹起一只红焖虾塞进嘴里。

大个头王五一在贾勇屁股上踹了一脚：“没心没肺，肉都长到屁股上了！”

贺鹏摸出钱夹子结账。

老板娘夸张地挑着两条黑虫子一样的假眉毛：“咦！那老板是你们师长啊？人好爽噢，已经替你们买单了哇。”

贺鹏倏地皱起眉头。

胖子贾勇嘴一咧：“嘻，还有这等美事？”

大个头王五一：“美个屁！”

老板娘惊异地说：“咦？有人买单还不好？”

萧广隶已经走到街尾。

一间音响轰鸣的发廊里走出两个身穿空军机务工作服的人。

发廊小姐倚门挥手高喊：“兵哥哥，再来噢！”

萧广隶站住了，望着他们。

两个人从萧广隶面前走过，看也没看萧广隶就跨上了自行车。

“站住。”

其中一个闻声回过头。

萧广隶的脸被霓虹灯闪烁得红红绿绿，很是狰狞。

身穿机务工作服的人仔细辨认着，“噌！”地从自行车上蹦了下来：“师……师……”

另一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耐烦地喊：“磨蹭什么你！”

萧广隶面无表情地站着。

另一个大概也看清了这个穿白色夹克的人，丢下车子站过来。

“基地没有理发的地方？”萧广隶问。

“有……有……”

“记者、记者明天要给我们拍照片，上、上报纸……”

两个人像是患了高山缺氧症，口齿不清，气短喘急。

“哦，要上报纸了。”萧广隶望着那两颗吹了风、上了摩丝的漂亮脑袋，“哪单位的？”

“三二三团机务大队机械师吴宏业。”

“三二三团机务大队火控师刘锐。”

萧广隶说：“外出请假了吗？”

两人不语。

萧广隶说：“归队后去向你们大队长报告。”

吴宏业打了个立正：“是！”

萧广隶转身向前走去。

吴宏业、刘锐木头一样戳在那里。

前面是一条斜街，萧广隶估计可以插到车站小广场。果然，5分钟后萧广隶已经站在广场中心。

火车站候车楼的上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时钟，萧广隶的目光本能地投向它。此刻，时钟的指针正指向8点59分42秒，接着，浑厚的钟声“当、当”地响起，当钟声响到第9下，萧广隶看了看手表，液晶电子表显示的

数字告诉他，现在的时间是8点56分38秒。也就是说，车站的大钟整整快了3分22秒。

萧广隶毫不怀疑自己这块只花了16元钱，如今已罕见有人佩戴的液晶电子手表。他不是钟表收藏家，却有满满一抽屉各式各样的手表，国产的、进口的、机械的、电子的、指针的、液晶的……全都是被他淘汰的。他对手表的挑剔极其苛刻，这种近乎严酷的苛刻，不在于表的价值是否昂贵，款式是否新颖以及是否名牌，而在走时的精确与否。

长期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严格的时间观念，尤其是空军，空战的胜负不是以分，而是以秒甚至毫秒、微秒决定的。因此，他把手表的取舍标准定为一星期误差不超过正负2秒，超过这个标准便视为“垃圾”，一律弃之不惜。于是这也成了个“毛病”，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是有时钟的地方，他就下意识地举起手腕对表。久而久之，他竟然发现了整个中国的“毛病”，连车站、码头、空港这种最需要计时精确的地方，时钟也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百不是快就是慢，如果见到一个准确的，他的感觉就好像到了格林威治。在这方面，他挺佩服英国人，不仅因为那里有国际标准的格林威治时间，主要是他在英国访问期间，校对过大大小小无数座时钟，无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竟然没有一座误差超过正负5秒。由此他感受到这个老牌资本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上上下下人人都在讲“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金钱”，军队更是从来都在讲“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然而把自己的时钟调准的人却不多。一次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发现那天电台报时的“最后一响”竟然慢了3秒，他怀疑自己的手表出了毛病，急忙打开电视机调到中央电视台，足足等了半个钟头，等到“半点报时”，一对，自己的手表毫秒不差。感慨之余，提笔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信，信的题目是《调准时间才能和国际接轨》。没想到电台负责人很快给他回了信，真诚地感谢了他的批评，并告知他的那封听众来信的准确播出时间。对于感谢他并不在意，但他从这件事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望海火车站的时钟为什么快了3分多钟呢？是钟的质量有问题？还是工作人员忽视了及时校对？抑或是他们出于好心，怕旅客误了开车时间？……他想，无论什么原因，面对公众的时钟都应该是严格严肃的。否则，与其妖言惑众，不如拆去不用。他叹了口气，朝火车站的出口处走去。

各种小吃和水果摊子一个挨一个挤在车站大楼前的空地上，那些生长在亚热带的水果奇形怪状，萧广隶几乎都叫不出名字。

“老板，买啵？”几个摊主冲着他叫喊。

火车站的出口处开始有人流涌出。萧广隶的目光从那些奇形怪状的水果上收回，走向出口处。

走在人流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三十出头，身着米色风衣，一个二十四

五,身穿空军军服肩佩中尉军衔。萧广隶犹豫片刻,迎了过去。

女中尉跑过来,冲着萧广隶腿上的蓝裤子一笑:“你是望海基地的吧?”

萧广隶上身换了便衣,下身还是空军的蓝裤子。蓝色的裤子随处可见,很普通,但“空军蓝”有它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在空军服过役的人一眼就能把它认出。

萧广隶点点头。

“接新华社记者的?”女中尉又问。

萧广隶点了点头:“你是?”

“本人是基地装备部的,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你。”女中尉笑笑,回过身,“这是新华社记者牧青。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萧广隶朝记者牧青点了点头。

记者牧青脸上露出很勉强的笑。

萧广隶接过牧青手上的提箱:“走吧。车在前面。”

“牧青大姐,沾你的光了,不然我得坐‘跳蚤’回基地了。”女中尉嘻嘻地笑着,侧过身又看了萧广隶一眼,“你是新调来的?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你嘛。”

萧广隶:“对。新调来的。”

女中尉一下子站住了:“不会是新来的政委吧?”

萧广隶摇头。

“我说呢,也太年轻了。”女中尉调皮地对着记者牧青一笑,“我回家休假20天,还没来得及接见新来的师长政委呢。”

记者牧青笑。

“你是装备部的工程师?”萧广隶问。

“对,有眼力。本人姓成果,成果。具体说,也就是成功的功,果实的实。”

萧广隶和记者牧青几乎同时扭过脸看女中尉成果。

女中尉成果大笑:“这是我们师的一个笑话。去年‘蓝鲨’装备部队的时候,中央、省、市三家电视台采访我们师长,他一激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姓梁,就是栋梁的栋。’”

萧广隶和记者牧青被她逗笑了。

“这几天基地又来了不少记者吧?还有首长们。”成果很自信地看了萧广隶一眼,“没错吧?不在基地我也想象得出。”

“关注你们师的人真是不少。”萧广隶说。

“哎,怎么是我们师?你得倒倒时差了。指不定哪个记者看你顺眼,比如牧青大姐,对着你咔嚓咔嚓就照上了,你一激动,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记者牧青用眼睛的余光扫了萧广隶一眼。